

深蓝航迹

■倪帅 姜涛 李云飞



一艘巨舰在辽阔海面上悄然前行。从远处看,它仿佛一头巨鲸,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。刹那间,战机的轰鸣声打破了这短暂的静谧。

海风吹拂在飞行教官王勇的脸上,黝黑的脸庞、粗糙的皮肤、坚毅的目光,无不透露着他的从容与淡定。此刻,他站在被称为“世界上最危险的4.5英寸”航母甲板上担任着舰指挥官,开始进行新一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航母资质认证考核。

傍晚,夕阳的余晖洒向海面,王勇凝望着滑越飞行甲板的顶端,思绪万千,无数回忆瞬间涌上心头……

10年前,他们投身舰载机事业;10年间,他们逐梦深蓝的脚步一刻没有停歇,一批批“飞鲨勇士”换羽腾空、飞向大洋,舰载战斗机人才培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力下降,引发连锁反应,导致各类系统故障,飞行难度和风险骤升。

“左发降转!”张宇亮迅速报告长机。此刻,每一秒钟都无比宝贵。他快速在脑子里过了一下前期准备的特情处置预案,同时丝毫不敢放松对飞机的操控。“交换长机位置,向机场返场!”长机飞行教官孙宝嵩立即发出指令。接到指令后,张宇亮轻推油门,调整飞行姿态。最终,他成功建立单发着陆航线,战机安稳着陆。

在惊心动魄的1分多钟内,张宇亮零失误完成近百次判断与操作,这份冷静理智在学员中是非常出众的。同批战友也在张宇亮教科书般的示范带动下,加速成长。

第二年初冬,一个晚霞霞红、浪花洁白的傍晚,学员们兴奋极了,原因只有一个——明天就要上航母了!

登上辽宁舰,他们第一时间走上甲板,目光随着“黑区”延伸到滑越飞行甲板的顶端。想到要从航母驾驶战机翱翔海天,每个人都激动万分。

一望无际的海面上,那艘银灰色的钢铁巨舰披着霞光破浪前行,航母资质认证考核如期而至。一向发挥稳定的张宇亮正是“1号考生”。

上午8时,舰艇广播发出放飞指令,张宇亮走上战位。那一刻,他感觉到心怦怦地跳,手心微微潮湿。深呼吸之后跨上战机,他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,眼里也多了一丝从容和坚定。

“起飞!”当张宇亮手拉操纵杆、脚踏方向舵,从辽宁舰上滑跃起飞时,他透过玻璃舱看到了脚下壮阔缥缈的大海。这一刻,他仿佛感受到阳光洒满了整个机舱,通往梦想的大道一片开阔。

庞大的航母在海上只不过是一叶扁舟,要精准降落在甲板上并不容易。稳住!稳住!张宇亮时刻提醒自己。绕舰、触舰复飞,对正航母甲板中线……眨眼间,他驾驶的战机轮胎与甲板剧烈摩擦。短暂的惊心动魄之后,尾钩稳稳挂住了钢铁“琴弦”,奏响胜利的音符。

旗开得胜!站在工作站的飞行教官们相互用眼神打气。第二架、第三架、第四架……随着最后一架战机精准着舰,全部学员顺利通过航母资质认证考核!

甲板瞬间沸腾了起来,学员们开心地相互拥抱。数百个日日夜夜的训练和探索,终于得到了回报。海军首批生长期班学员成功完成航母资质认证,意味着“改装模式”和“生长模式”双轨并行培

养路径全面走开,助推航母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!

二

舰载飞行的难度之高是世界公认的,当舰载机进入进近航线,飞行员要以几百公里的时速在广阔无限的大海上准确找到降落区域,同时要在短短数十秒内完成上百个动作,最终精准钩住拦阻索。

在飞行学员宿舍楼顶的“飞鲨”徽标下,有7个金色的大字——精准、守纪、零容忍。这是飞行教官们对待舰载飞行的铁律。

“雏鹰”们为什么能以如此惊人的效率飞上航母?因为他们身后有一群技术精湛的教官。教官们深知,教学质量的高低、人才培养的快慢,与航母舰载机事业紧密相连。作为教官,他们不仅要把飞行技术传授给学员,更要将对飞行事业的敬畏之心传递给她们。

王勇是学员们眼中的“黑脸教官”,对待工作一丝不苟,对待学员训练更是严格。在他的批评和督促下,学员们始终在不舍余力地追求进步。

初秋的海滨某机场,海雾渐渐散去,海面波澜不惊,一片宁静。新一批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登上前往外场的大巴车,迎来首次特技飞行训练。

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空,学员王鹏率先驾驶战机,迎着初升的朝阳飞去。座舱内,他严格按照大纲规定的参数完成每一个动作。返回塔台的路上,他自信满满。可当他看见成绩单上通红的笔迹,一阵失落涌上心头。

他不禁疑惑:怎么会不及格?我练习得那么刻苦……想着想着,他的眼眶不禁有些湿润。他找到教官提出疑问:“教官,我明明按照参数完成了动作……”话音刚落,王勇严厉的眼神迅速在王鹏身上划过,指着成绩单说:“只盯着规定的参数,不考虑能量和态势的变化,置身真实战场,你将成为敌机的‘活靶子’。如果大家都准备这样飞,就都回去想清楚了再继续飞!”

学员们嘀咕道:“这不才第一次飞嘛,为啥要求那么严?”事实上,王勇是希望学员能自己发现不足之处。只有他们自己领悟出经验,才能真正走上未来战场做好准备。教官怎么可能不想让训练愉快顺利地进行呢?但为了托举“雏鹰”飞得更高、更远,他别无选择。望着学员离开塔台的背影,王勇内

心激起一阵涟漪。

那年盛夏,某海域,风高浪急,王勇随部队参加演习任务。按照预定计划,王勇第一个驾机起飞。就在他飞离航母甲板时,指挥员临时决定任务推迟20分钟。

是空中待战,还是请示着舰重新起飞?空中耗油可能会导致返场油量不够,重新起飞可能会拖慢整个任务的进度,训练大纲里可不会写抉择的方法。

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。最终,王勇决定空中待战。在后续的演习中,他果然抢占先机,频频出招,赢得了战场主动权。然而,正当他驾机准备降落时,战机所剩的油量已经达到了极限值,这让他险些无法安全降落。

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让王勇深深懂得,舰载飞行如同飞行界的“攀登珠峰”,只有每一次训练都以极为苛刻的标准来完成,才能在关键时刻处变不惊,化险为夷。

特技飞行考核当天,王鹏握着驾驶杆,一往无前向蔚蓝的天空飞去。那天,王勇为他的优异表现打出了最高分。王鹏也终于理解了教官的良苦用心。

三

2021年,中宣部授予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“时代楷模”称号。那天,学员们纷纷坐在电视房中,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。当看到自己的教官上台领奖时,强烈的自豪感涌上学员们的心头。

翌日,旭日带着炙热的光芒,穿透海平面冉冉上升,教官们穿戴好装备再次开启带教时光。渤海之滨,一场高强度、多课目实战化飞行训练紧张有序地开展。

机场上空,陆基模拟着舰正在进行,“黑区”痕迹越来越深;山谷之间,飞行员规避障碍,锤炼低空突防能力;万米高空,红蓝对抗激烈展开,强化战法战术……

傍晚时分,走下训练场,教官和学员们在机场漫步。迎着海风,走上滑越飞行甲板的顶端,望着夕阳照射下的金色战机,飞行教官曹先建突然感慨:“这片坚守多年的热土居然如此的美丽!”“95”后学员李宁指着不远处战机留下一道道胎痕的“黑区”说:“这些漆黑的痕迹,就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心中的勋章……”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顾鹏鹏第一次见到“飞鹰”是在骑兵连的授马仪式上:被毛乌黑油亮、肌腱发达的蒙古马,踏着有力的四蹄,敏捷如雄鹰掠空,透着十足野性。战友告知这便是连队里有名的战马“飞鹰”。这匹马浑身透着机灵劲儿,顾鹏鹏预感,要驯服它可能需要费上大力气。然而这一点也让顾鹏鹏颇为兴奋,没股子野性如何能在恶劣艰苦的雪域高原勇往直前?所以他下定决心,非“飞鹰”不选。

连长马兆成得知他的想法后,直接回绝了。连长的理由很简单,“飞鹰”桀骜难驯全连皆知,不少好骑手都在它身上栽过跟头。顾鹏鹏并没有因此放弃。他又软磨硬泡了好些天,连长终于松了口,同意让他与“飞鹰”磨合一段时间。

果不其然,第一次正式接触,“飞鹰”就不留情面地给顾鹏鹏来了个“下马威”。那天,顾鹏鹏看见这匹神骏的高头大马,内心激动不已,只想和它成为托付彼此的“战友”。他抱着尽快驯服的想法,刚一接过缰绳就迅速翻身上马。这一举动显然激怒了“飞鹰”,只听它一声嘶鸣,前蹄腾空,马身直立。顾鹏鹏瞬间慌了神,只得紧紧拽住缰绳,双腿夹紧马肚。不料,“飞鹰”突然蹿出去,紧跟着来了个“急刹车”,一下子就把顾鹏鹏甩下马背。

战友们七手八脚地扶起顾鹏鹏,见他灰头土脸但没有受伤都笑开了。战友田存良开导道:“不一般的连队出不一般的马,‘飞鹰’在咱们连里可厉害着呢。有句话讲:‘志从苦中砺,才从苦中长’,刚开始别着急,心急吃不成热豆腐。”

顾鹏鹏疼得龇牙咧嘴,强忍着懊恼点了点头,战友的告诫彻底激起了顾鹏鹏的斗志。既然强攻不成,那就智取。

此后,顾鹏鹏经常跑来马厩和“飞鹰”磨合、培养感情。“飞鹰”似乎识破了他的心思,仍旧不为所动,顾鹏鹏想触摸下“飞鹰”的额头,它都会避开。顾鹏鹏没有气馁,除了每天给它定时添加草料之外,还不时给它加餐。今天带根胡萝卜,明天带根玉米……一段时间之后,他再伸手触摸“飞鹰”,它终于不回避了。惊喜之余,顾鹏鹏胆子大了起来,趁着“飞鹰”吃胡萝卜的时候,一个飞身上马。“飞鹰”一开始还不理会,等到顾鹏鹏以为成竹在胸的时候,它又故技重施猛地一颠,将顾鹏鹏甩到地上。顾鹏鹏在地上愣了半天,只能叹口气,和“飞鹰”的第二次交锋又以失败告终。

虽然“飞鹰”依然难以驯服,但顾鹏鹏不气馁,一如既往地照料着它。喂草料、梳鬃毛、打扫马厩,顾鹏鹏干得心甘情愿,忙得不亦乐乎。

也许是接触时间长了,“飞鹰”渐渐转变了对顾鹏鹏的态度。那一天,顾鹏鹏正给“飞鹰”梳理着鬃毛,“飞鹰”自在的甩动着尾巴。顾鹏鹏忽然意识到,现在的“飞鹰”与自己相处已不再紧张和抗拒了,也许这位战友已经习惯了和自己搭档。想到这里,他再次尝试上马,“飞鹰”一个响鼻,潇洒地甩了甩头,竟乖顺地听命于顾鹏鹏手中的缰绳,如离弦之箭冲出马厩。伴随战马的嘶鸣,顾鹏鹏心中万分兴奋。他欢呼着,与“飞鹰”驰骋在广阔无垠的雪域高原。寒风拂面,马蹄生风,鬃毛飞扬,顾鹏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酣畅。

驯服“飞鹰”后,顾鹏鹏也没有轻松下来。对于骑兵来说,马术必须过硬。颠马、控马卧倒、乘马越障这一套持续八九个小时的高难度动作练下来,顾鹏

战马「飞鹰」

■王静

鹏和“飞鹰”都有些疲惫不堪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顾鹏鹏的骑术大有长进,“飞鹰”也理解了更多指令,在训练中不惊不乍,沉稳配合。骑兵与战马已然变为关系亲密的战友兄弟,逐渐达到“人马合一”。

骑兵连位于雪域深山,担负着方圆数百公里的警戒任务。这里没有春华秋实的四季,一年里大多数时间与冰雪相伴。隆冬,高原气温骤降至零下二三十摄氏度,骑兵连的巡逻官兵顶着寒霜进行日常警戒执勤。顾鹏鹏常常骑着威风凛凛的战马“飞鹰”走在队伍里,坚定的身姿迎着深山里风雪。

除了复杂多变的天气和险峻地形,巡逻路上还遍布着未知的凶险。凭借着精湛的骑术和与“飞鹰”的默契配合,顾鹏鹏和“飞鹰”多次在紧要关头化险为夷。一次巡逻途经山崖路段,地面泥泞湿滑,顾鹏鹏骑在马上,走在队伍最后面。行至巨石拐弯处,前马突然一个滑蹄,紧随其后的“飞鹰”受到影响,身子一偏。顾鹏鹏来不及反应,就从马身上滑落,悬在深渊之上,仅靠手中的一根绳索支撑。脚下的悬崖深不见底,顾鹏鹏双手紧紧握着缰绳,不敢有半点放松,“飞鹰”被勒得直喘粗气,却一直保持镇定,强有力地支撑着顾鹏鹏。最终,“飞鹰”一个铆足了劲的昂头,终于将顾鹏鹏拖了上来。看着脚下继续滚落的碎石,顾鹏鹏惊出一身冷汗,心有余悸地拍了拍“飞鹰”。有了这过命的交情,一人一马此后更是形影不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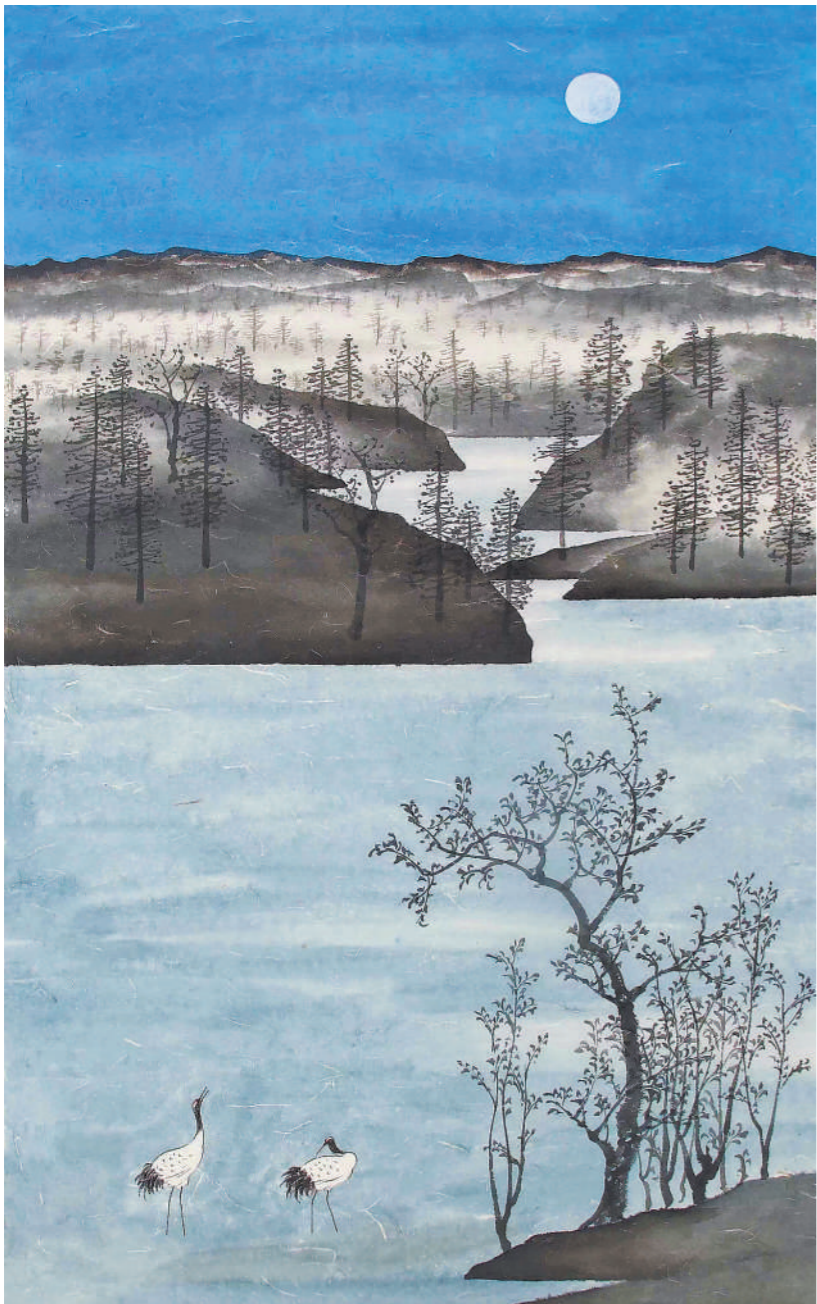
战马的铁蹄和战士的脚步,带着坚韧的力量,走过巡逻线上的冻土。顾鹏鹏牵着“飞鹰”,在斜阳中感受雪域高原扑面而来的凛冽寒风。这一人一马的特殊战友情,正是军旅生活中淳美回甘的记忆。

道我正在准备考学,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;学习就像爬山,要坚持,只要坚持,就有希望。他还说,等我考上的时候,他一定来送我出山。回连队的路上,大山里少见地无风也无雪,我的内心从未如此平静,感觉天空从来没有如此透亮。

最终,我没有辜负班长的期待,顺利考上了军校。离开连队那天,车子像箭一样向山外飞驰而去,想起那些平淡又充实的时光,我感到一股暖流充斥全身。我望着车后扬起的滚滚沙尘,望着来为我送别的战友,望着无边无际的大山,心中默念:“战友们,我还会回来的!”

今天,我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诺言,再次回到大山。离开大山的日子里,我常常想起大山的一切。与我后来见过的外面的山都不同,这里的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温和又坚毅,蕴涵着能量和激情。

我想起,在那山上,高海拔会让人走几步就喘不上气来;在那山上,寂寞是衣帽所抵挡不住的,不需多久便会在全身结上一层厚厚的沉默;在那山上,有野狼的嚎叫,有孤鹰的翱翔,有寒风的劲吹;在那山上,有一群可爱的战士,他们成了大山本身,拥有了大山的品质,一年又一年,一代又一代,成长着、传承着、坚守着……



清风明月(中国画)

孙少亮作



长征

第5635期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回老连队的吉普车上,我向窗外,漫山的羊群随着牧民的号子流动着,好像天边的流云掉落人间。蓝天、黑石、黄草,正午的日光从头顶蔓延绽放,落在远方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大山山上。

大山无言,大雾弥漫,把眼前景象勾勒得像一幅水墨画。透过雾气,我又想起了当年连长、指导员、班长和战友们对我说的话,看到了那一双双沉默又坚毅的眼睛。不经意间,那些大山中的故事又浮现在脑海里,辽阔而悠远。

还记得我和战友下连的第一天,下车后,一阵沙石拍打在脸上,映入眼帘的是一群脸庞黝黑、眼神坚毅的老兵,他们站在山路两边,欢迎声响彻大山。

一天的忙碌过去,大山的天空星光闪烁,回到宿舍,班长和我们一起整理床铺。几个新兵在谈论中午精彩的擒敌术展示,看着老兵们干净利落、迅捷的作风,大家被深深地吸引了。说话间,我察觉到宿舍门的门缝很大,总是会漏风,而有一个床铺正巧挡在门缝旁。我心中奇怪,到底什么人会被安排在这张

床上呢?

直到熄灯时间我才发现,那张正对门缝的铺位竟然是班长的。他的身影像一座绿色的小山,挡住了夜里充满凉意的风。

班里的新兵们见状,都吵着要和班长换铺睡,但是班长不同意,他说:“这就是班长的位置,你们的小身板还挡不住这夜晚的风哩。”后来听指导员讲课时说,老兵要挡住子弹、挡住风雪、挡住危险,这是连队里的传统,每个老兵都知道。

指导员的话,让我很受触动,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坚强的意志力,成为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山。我将这些话写进了家书,把家书装进信封的时候,还放进去了一颗石头。这是从营区外的大山上捡来的石头,它是粗糙、坚硬的,是大山的一部分。

就这样,我开始朝着目标进发。努

力的日子是平淡的,也是充满希望的,因为我知道,每坚持一天,我就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一点。

入伍3周年纪念日当天,我如愿以偿成了副班长,搬到了窗边的位置,可以替战友们挡住窗缝外的风。班长说,在宿舍里,班长睡在最靠近门的地方,副班长要在最靠近窗的地方。在战场上,班长要冲在全班的最前头,副班长要随时准备接班……

有一年冬天,星空下,寒风肆无忌惮地侵袭着我们的外衣,衣襟上结了一溜冰碴。全班随班长巡线到海拔1750米的山峰时,班长突然一头栽倒在地。我们背着班长徒步3个小时下山,在公路边拦了一辆货车,将班长送到县医院。诊断结果出来后,我得知班长因过度劳累导致淋巴出现问题,需要做手术,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病床上,班长握着我的手说,他知